

0°C

酷  
小说

许海维 著



中国病人

ZHONGGUOBINGREN

中国工人出版社

许海维著

# 中国病人

中国工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病人/许海维著. - 北京: 中国工人出版社,  
2002.1

(0℃酷小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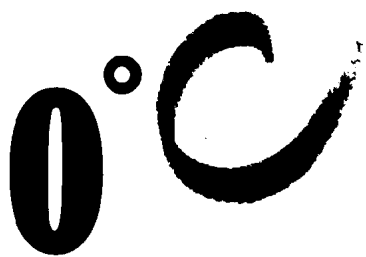
ISBN 7-5008-2569-2

I. 中… II. 许…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1) 第 044501 号

---

|       |   |
|-------|---|
| 出版发行: | 中国工人出版社                                   |
| 地 址:  | 北京鼓楼外大街 45 号                              |
| 邮 编:  | 100011                                    |
| 电 话:  | (010)62005033-218 (编辑室)<br>62005042 (发行部) |
| 印 刷:  | 山东聊城兴华印刷有限公司                              |
| 经 销:  |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
| 版 次:  | 2002 年 1 月第 1 版<br>2002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
| 开 本:  | 890×1240 毫米 1/32                          |
| 字 数:  | 180 千字                                    |
| 印 张:  | 8.25                                      |
| 印 数:  | 1~10164 册                                 |
| 定 价:  | 16.80 元                                   |



# 酷小说

KU XIAOSHUO

这是一个终点  
更是一个始点

## 内容提要

这是一个有病的城市。

这是一个悬浮的空间。

医院里的生活令许海维恐惧和无所适从，他不是不想负什么责任，而他又确实不想负什么责任。父亲病情终于好转后出院。无比高尚公司策划了一场中秋联欢晚会，地点就在一步大海滩，当大家都在辽阔的海滩上尽情欢乐的时候，许海维突然想起来，忘记了去接残疾女孩舒云……在那个黑夜，舒云的商店在一场意外的事故里毁之一焚。

无比高尚公司的几位搭档也由于那个腐败乡长东窗事发而大难临头，锒铛入狱……

近于崩溃的许海维精神恍惚被保外就医释放出狱，迷迷登登摇摇晃晃他像那个疯女人一样飘无定所来去无踪，精神处于一种病态的边缘……

一场醉酒和舒云的一席话意外地使他清醒了过来，极度的无奈和空虚，极度的惆怅和懊恼，他去了北京……一个个欲望的旋涡，一片片美丽的沼泽，真真假假，网上聊天，情欲和陷阱，空虚和疲惫……在几乎同样的颓废和困惑下，他生活在这个城市，并且最终发现了湖水一样的女孩……

## 作者简介：

许海维，男，海员。发表过中短篇小说若干篇，网上走红的青年作家，以刻画城市青年的生活状态和精神世界闻名。目前，正出海外洋。

## 目 录

### 上部 写实主义

|                  |       |
|------------------|-------|
| 引 子 .....        | (3)   |
| 第一章 我们的游戏 .....  | (9)   |
| 第二章 夜晚没有证词 ..... | (37)  |
| 第三章 醉与罪 .....    | (57)  |
| 第四章 没有结束 .....   | (74)  |
| 第五章 中国病人 .....   | (103) |
| 第六章 城市的困惑 .....  | (118) |
| 第七章 喧嚣与沉寂 .....  | (141) |

### 下部 虚幻之舞

|                 |       |
|-----------------|-------|
| 第一章 妖精与影子 ..... | (155) |
|-----------------|-------|

|     |            |       |
|-----|------------|-------|
| 第二章 | 生命漏洞·····  | (162) |
| 第三章 | 迷情者·····   | (180) |
| 第四章 | 欲望的舞蹈····· | (201) |
| 第五章 | 玫瑰与沼泽····· | (212) |
| 第六章 | 冬天的漩涡····· | (226) |
| 第七章 | 恍然如梦·····  | (240) |
| 后 记 | 病人交代·····  | (257) |



上  
部

写  
实  
主  
义



看来我不得不让大家暂时误会一下我是要写一个无聊的爱情故事了。

在我二十一岁那年，我终于如愿以偿地和一个她上了床，实现了我七岁以来日夜煎熬伴随的美好梦想，并且在半年后毫不犹豫地和她分了手。不过我一直理直气壮无意识地回避着那种罪恶感，因为和她在床上度日的岁月里我的爱情观发生了质的变化，我的确从一个唯物主义者变得唯心变得形而上。

也就是说在那段岁月里我真的爱着她，以爱情当“借口”的观念变得遥远而模糊，直到在我的意识里不留丝毫印迹，更别说成为什么托词。在分手的时候，她哭了，她说，我想和你结婚，可是你不想。

她看透了我。是的，就是这样，那个时候我感觉我的生活正被一头怪兽困扰着、统治着，使我常常感到恐惧而又无所适从。那头怪兽不是她，不是你，谁也不是，而是一个叫做现实的东西。当时我正面临被单位开除的危险，被开除是因为我会写作，我会在全国各地发表文章。这听起来很可

笑，谁也想不到，我的这点小小才能会给我带来厄运并从此彻底改变我的命运和生活。

我很苦恼，以前在心中形成的对美好生活的渴望变得苍白和乏味，变得无聊和脆弱，随之而来的就是爱情观的变化。当然，包括我的一切思想都发生了变化，人生在我的意识中变得那么虚假那么令人憎恨，直到如今。我想，假如那个她当年坚持不和我上床的话，我可能已经让她在多年以后的今天生下了一个可以让户籍警给编身份证号码的人儿，我怎么会这么说呢？

或许那段时间的纵欲败坏了我的胃口，有生以来的美好梦想的实现给我带来的是莫名其妙的空虚、迷茫和无望，我对一切产生了厌烦情绪……不，也许不是这么回事，我说不清楚。

可，也许就是这么回事，爱情融进风尘滚滚的赤裸裸的生活中后，原来是那么的脆弱。你会开始在意她吃饭的习惯，走路的姿势，笑起来是否得体，一天抠了几次鼻子，挖了几次耳朵，以及是否爱放屁和偶尔的口臭。总之，日积月累的生活带给爱情的命运，就是淡化，就是变形，甚至是灭亡和消失。我想，我再也不要让爱情这头魔鬼附着于我的身体上，给人类社会中的女性朋友们带来不幸、哪怕仅仅是短暂的痛苦了。而且我发现，我们对爱的寻觅往往是进行着一场类似于回忆意义上的短暂追忆，是源于曾经的失落。看来，人类是不太喜欢负责任的动物。反正我是这样的，我在寻找爱情对象的时候，其实是看她与我曾经暗恋未果的，或根本就是仅仅存在于幻想中的某个幻象是否吻合，这是很不负责任的，你会在与她相爱的时候也幻想着别人。

尤其是我，我的大脑一直就有问题，它总是让我走不出幻想或者往事的漩涡。

我发誓：我不要再爱了。

可后来我还是爱了，究竟都爱谁了，我真的说不太清楚。不过，请相信我在这里不是要给大家讲述一个无聊的爱情故事，好了，我不再说这些了。

我最终还是被单位开除了，我被开除后，我与家里（确切地说是父亲）的关系很快到了决裂的边缘，我父亲说，我告诉你，钟有为，你让我丢尽了老脸，我不想再见到你！

一个月后，我真的搬了出来，那是一个朋友的房子，闲着也是闲着，我租了下来。我很苦恼，苦恼的原因是时间不长我就陷入了困境，三天两头断炊谈不上，但起码十天半月就会有一次不见烟火。

其实，老实说，我不是个坏孩子，这点从我父亲对我愤怒的程度上就可以看出来，这说明我以前真的不坏，否则就谈不上仅仅是被单位开除就“丢尽了他的老脸”，一切都是因为我以前在他心中的形象太美好了，是他把我看得太高了，所以他就自己摔得很重。

我该说一说我被开除的原因。我的顶头上司决定拿我当他的枪使，我说的枪不是三八大盖，而是一只小巧玲珑的无声左轮。那时候我们那个拥有两万职工的大企业有一份内部月刊，有专发各部门领导先进事迹的一个栏目《精英荟萃》，许多上了那个栏目的领导后来都攀登上了公司大梁，那个栏目也就尤其使那些还是椽、或小椽的领导趋之若鹜。

“近水楼台先得月”，身边有佛哪还用得着到别的庙里烧高香？我的领导很委婉地告诉我，让我给他放几枪，不过领导的话一般都说得比较有水平。他说，我非常喜欢你的文章，你发在《青年文学》上的文章我都看过，我觉得你坐在这里也真是太委屈了，我有心想提拔你，无奈，心有余而力不足啊。你不行的话也可以在咱们内部刊物上发发东西嘛，

像《精英荟萃》这样的栏目就很不错的。

言下之意自然很明了——我写了他，他高升到梁的位置也就有资格把我弄成椽或柁了，但首先我得给他放枪给他搭猫凳给他架跳板，就这么回事。

我不太喜欢他的话，说白了我很讨厌他，后来很自然地我们的关系越来越僵，而我工作生活上的不拘小节和懒散做派很轻易地就能让他捏到把柄，于是，他常常找我的麻烦。由于我的固执和年轻气盛，那年年底，我被他开除了，确切地说是他打了报告我被单位开除了。不过我不在乎这个，我想，哪儿的黄土不埋人，此处不养爷自有养爷处。

但，我很快潦倒了。我的朋友老派曾对我说过一句颇具哲学意味的话，他说，你知道吗钟有为，人的一生啊，自己最引以为骄傲自豪的本领就是你致命的敌人和凶手。

他说得对，我要是干脆不会写什么文章，也就不会引火烧身。但，我真的没办法，我想，一个作家神圣的双手怎么能给一个狗屁领导擦屁股呢！

这不是我的心里话，我没那么高洁，我一直以为当初假如那个领导稍微长得有点人样，或在工作能力文化水平以及自身修养上让我十天半月地不感到厌烦一次，我也就成了他的那把枪。但事实上不是那么回事，何况，那个时候他还一直死皮赖脸地纠缠着我们办公室的段红，段红其实是他儿子的女朋友。这听起来也真可笑，可事实就是这样，尽管他儿子已经和杨末结了婚。当然，那个时候我并不知道这么多，以前我不认识杨末，我根本不知道这个世界上有一个叫杨末的女人。

“你做得对，”邸朝天说，“我们的手是用来擦亮天空的。”

邸朝天是属于自动辞职的，老派属于不辞职厄运也会马

上降临的那种，干脆自己先走为快，只有我是傻乎乎地等到被他们驱赶的那天的到来。这说明那个时候我真的对组织对集体还很依恋，或者叫依赖思想作祟。我想，那个狗屁领导是看清了我这一点，所以才在僵持了那么长时间后才把我搞掉，这说明他一直还对我心存幻想。他错了，最终我也没有成为他手里的那把小巧玲珑的左轮无声手枪。

最后，共同的潦倒使我们三个走到了一起并抱定了共同的目标，共同的目标使我们开始了创业和奔波。

然而。一年后，我们依然潦倒。

后来可以说是因为我父亲的病，彻底改变了我的生活。说这话时已经是到了1999年夏天。

我得到消息的时候，我父亲已经躺在了港口医院内五区五号病房的二号病床上。

我当时正将城南区的一个饭店砸得一塌糊涂，当然，一块和我干的还有老派和邸朝天，我们都喝了不少酒，忘记了到底是怨谁和不怨谁，反正我们把那个饭馆搞得一派狼藉。

那个时候，我和老派、邸朝天他们张罗着弄了个公司，主要搞广告生意，我们公司的名字叫无比高尚。但我们摆脱不了滞留于骨子里的那种痞子做派和江湖气，或者也是由于对过去岁月的怀念吧，我们堂而皇之地在公司门口竖了面旗子，上书：替天行道。

公司很冷清，创业伊始几乎没有生意可做，我们几乎血本无归，是“替天行道”四个大字给我们带来了一点转机，许多非广告方面的生意主动找到了我们。弄来弄去还是回到了江湖上。我们经常收到莫名其妙的电话和莫名其妙的人的造访，有举报贪官的，有揭发污吏的，有被城管收缴了秤杆

子的小商小贩，有被儿子扫地出门的农村老人，有被流氓欺负了的少女少妇，有干了活却拿不到钱的民工……他们或慷慨激昂或哭天抹泪，但无不是道理充足言之凿凿，好事的老派也因此出面调解了其中一些事宜，无比高尚公司也因此得了几面锦旗，正是生意冷清的无比高尚公司开始人头攒动络绎不绝，看着生意兴隆，其实都是一些鸡毛蒜皮都是一些蝇头小利。

不过，有一个郊区平淡乡的不愿透露姓名的人士，举报他们乡长贪污受贿的事儿引起了我的兴趣，我跟他们商量，是不是可以开他一刀？邸朝天说，算了，若不是到了迫不得已的时候干这个简直是在辱没我们的才华和智慧。老派说，等等吧，咱们日子真不好过的时候再向他开刀。

我也曾一度为我们绿林豪杰式的生存状态感到骄傲自豪，每每一场胜利的战斗都令我亢奋不已。我喜欢看那些混蛋给我们掏钱的样子，真是刺激极了。那样一种难以言说的成就感会长久地回荡于心间，从而令我感到对生活的无比满足，甚至可以说孤芳自赏，走在大街上常常不自觉地带着“横行”的气势。

那时我二十五岁。

是父亲的病改变了我，改变了我的命运，我也不知道怎么会是这样。我真的不知道父亲为什么会得那种病，而且突然间就进了医院，他以前身体是那么棒。当然，若要追究我父亲去世的原因，我就不得不承认，他最终是被我气死的，关于这点，大家都知道了，好了，别让我再废话了。



## 第一章 我们的游戏

### 1

“是的，很严重。”

在医生值班室里，那个脖子上挂了听诊器的女医生冷若冰霜，一边看着不知道哪个倒霉病人的病历一边淡淡地对我说。

“我是说，严重到什么程度？”

“这么说吧，”她依然低着头，“你们要有心理准备，不但是这种病，任何一种病都一样，进了医院，有可能活着，也有可能死去。”

“你怎么……哦，我是说，”我压了压气，“不就是哮喘吗……”

“什么哮喘啊？心肌梗死……哦，你几床啊？”她终于抬了下头，眼镜片寒光一闪。

“五房二床。”

“那个呀，不归我管，五-二的主治医生不是我。”

“那，谁呀？”

“你病人家属都不知道我哪儿知道。”

我狠狠地盯了她一眼，她依旧冷冷地翻看着那本病历。